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不想谋朝篡位的权臣不是一个合格的权臣……总有一天，帝国的金币上会印上老子的头像！”

——夏亚雷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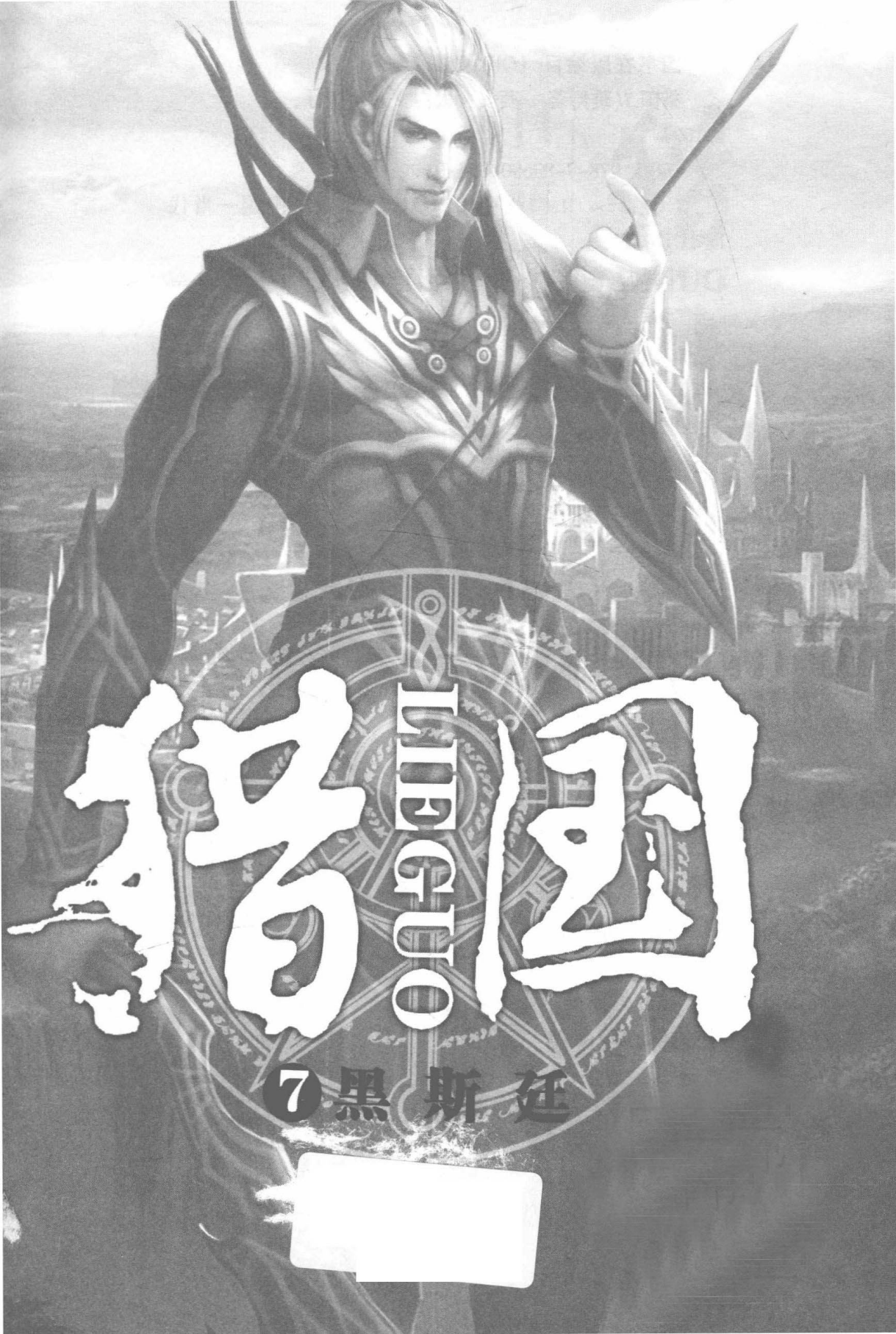
跳舞新作 同名网游联合推广

帝国

THE DUKES OF THE EMPIRE

7 黑 斯 廷

太白文艺出版社



猎国

THE GO

7 黑斯廷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猎国.7/跳舞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680-855-9

I.①猎… II.①跳…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8632 号

猎 国

著者 跳舞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0 印张 2800000 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855-9

定价 312.00 元(十二册)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猎 LIEGUO 国

7 黑斯廷

- 1 第一百四十七章
土鳖哭丧
- 9 第一百四十八章
马贼
- 21 第一百四十九章
大黑锅
- 34 第一百五十章
紫瞳再现
- 48 第一百五十一章
黑色
- 63 第一百五十二章
约定
- 77 第一百五十三章
乱
- 91 第一百五十四章
从天而降
- 103 第一百五十五章
遭遇黑斯廷
- 117 第一百五十六章
老家伙的徒弟们

- 129 第一百五十七章
差距
- 140 第一百五十八章
寻找
- 153 第一百五十九章
虚伪
- 167 第一百六十章
黑斯廷的枷锁
- 181 第一百六十一章
朵拉的办法

- 191 第一百六十二章
夏亚的发现
- 204 第一百六十三章
神器
- 217 第一百六十四章
重大发现
- 230 第一百六十五章
得意忘形
- 240 第一百六十六章
冤家路窄
- 253 第一百六十七章
追逐
- 267 第一百六十八章
聪明的伊伦特
- 278 第一百六十九章
精彩对决
- 290 第一百七十章
多多罗的中指
- 305 第一百七十一章
阴魂不散

第一百四十七章 土鳖哭丧

黛芬尼天生绝色姿容，还没成年，就被誉为帝国贵族第一美人，容貌自然不用说，一双手生的也是纤细白皙。曾经在她十六岁的生日成人礼宴会上，一位帝国著名的学者和诗人，目睹黛芬尼在花园里采摘一朵鲜花，就曾经用诗歌描述过黛芬尼的美丽，更这样形容她的一双玉手：

“当这样的一双手，轻轻地攀下花枝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应为鲜花哭泣，还是为它而嫉妒。当花儿被攀下的时候，生命固然终结，可能被这样的手采摘啊，却是幸福……”

如此形容，黛芬尼的手自然是纤细动人，十指纤细匀称，柔弱无骨，肌肤白皙细嫩。可达克斯的眼睛盯着黛芬尼的手，却仿佛并没有多少色欲的味道，反而似乎有些意外和茫然。这不过就是片刻的工夫，达克斯收过了欠条，仿佛也忘记看上一眼，直接就收进了怀里，却吐了口气，仿佛不经意一般，看了黛芬尼一眼：“殿下的食指根上，好像有一个红点。”

黛芬尼愣了一下，也不在意，随口道：“天生的。”

达克斯“嗯”了一下，却抬起眼皮看了看黛芬尼，笑道：“我刚才看殿下握笔的时候，好像掌心也有一个红点？”

他这却是胡话了，人握笔的时候，掌心怎么会外露？黛芬尼不明白对方的意思，却也点头道：“不错，我掌心也有一红点，也是天生就有……”

达克斯含糊地“嗯”了一声，嘟囔了一句“倒是很少见”之类的话，随后就恢复了常态。他也不多看黛芬尼一眼，转过身来走到了床边，将自己的包袱丢在床上，从里面又摸了会儿，摸出了一条袍子来。

这袍子是灰色的，往他身上一套，却赫然是一套标准的拜占庭帝国魔法师的斗篷。

他随手把一件东西往胸口一别，却是一枚银质的橡树叶徽章，那徽章闪亮，隐隐地还有光芒浮动，出身皇室的两个女孩如何不认得？这赫然是一枚中级魔法师徽章！而且，魔法师徽章都是有魔法加持在其中，轻易做不得假的，却不知道这个达克斯哪里来的这么一个东西，看上去那魔法的光芒好像是真的。

达克斯随即倒了温水，将脸庞洗净了，又拿出一瓶药剂来喷在脸上，随后伸手在自己的下巴下一揭，顿时将一层皮都揭了下来。

艾德琳先是惊呼一声，随即就看明白了，那分明是一张假面。再看达克斯的面容，不再是刚才那副浓眉大眼的粗犷模样了，倒是细眉挺鼻，宛然一个英俊细嫩的年轻人。眉宇之中更含着几分阴柔清秀的味道，却是那种一看就能让女人激发母性的清秀。

想不到，这个可恶的家伙，本来面目居然是这样……清秀？

达克斯随即将几缕头发割了下来，用药水粘在了自己的下巴和鬓角周围，顿时就变做了一片长胡须。又找出了药水喷在脸上，不多会儿，那一张原本白皙清秀的面皮，就变成了焦黄色。皮肤松弛了下来，就连脸庞上的肉也耷拉了一点，眼角分泌出细细深深的皱纹，就如同刀斧劈砍出来的一般。

这么一看，简直就是瞬间老了四十多岁！

他又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瓶子，掏出一粒药来含进了嘴巴里，笑道：“怎么样？我这模样还不赖吧？”

这一开口，嗓音嘶哑沧桑，顿时把两个女孩吓了一跳。

说着，达克斯就对两人勾了勾手指：“你们两人想出城，也得化装，我扮魔法师，你们就扮魔法师身边的魔法学徒吧。”

眼看艾德琳走了过来，达克斯瞥了一眼艾德琳修长的双腿，嬉笑道：“我这化装的东西可贵重得很，你们也不能白用。这样吧，我勉强吃点儿亏，这个长腿美女殿下，把你的腿伸过来让我摸两下，我们就算扯平了，如何？”

艾德琳怒气勃发，大喝一声：“去死吧！”

一只鞋子又砸了过去，顿时砸在了达克斯的脸上……

这达克斯虽然口花花，但是也只限于嘴上占点儿便宜罢了，却不曾真的做什么手脚。倒是经过他化装之后，不到片刻，两个女孩的模样就发生了巨变。

黛芬尼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发颜色也变成了棕色，原本白皙细嫩的面庞变得黝黑而粗糙，穿上了一件长袍，戴上尖尖的斗篷，宛然就是一个魔法师的随从模样。

而至于艾德琳，则因为她身高太明显，达克斯干脆把她化装成了男人，给她肩膀上垫了不知道什么东西，顿时肩宽就阔了一倍，又穿了一身厚厚的衣服，看上去颇有一点虎背熊腰的味道了。只是达克斯大概是故意的，将艾德琳的脸化得又丑陋又猥琐，一对三角眼，歪鼻阔口，更给她滴了点儿眼药水在眼睛里，顿时原本秋水一般的眸子，就变成了浑浊的目光。

最后达克斯站在艾德琳的面前，看了半天，才叹了口气：“不行不行，你腰板太直，气度太傲气，会引人注目……嗯，这样，你扮个瘸子吧，走路一瘸一拐，你会不会？”

艾德琳忍着怒气，在屋子里勉强装作腿脚不便的样子走了两步，达克斯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演技太烂了……”

说着，他来到了艾德琳的身边，上下打量了一眼，忽然一言不发，抬腿起来，一脚就狠狠踹在了艾德琳的左脚脚踝上。

这一下，艾德琳就惨叫一声跌在了地上，脚踝顿时肿得老高，正要爬起来和这个浑蛋拼命，却根本站立不稳，一个踉跄又栽了下去。

达克斯却面露满意的微笑，淡淡地道：“嗯，这就差不多了。”

这家伙出手伤人，也不顾艾德琳是公主殿下之尊，更没有半点怜香惜玉之情，这一脚踹得又狠又重，差点没把艾德琳就真的踹成个瘸子！

天色不亮的时候，三人就翻了窗户出去，溜到了一条小街上躲了会儿，等到天色大明，才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朝着城门口而去。

一路上，虽然有城卫军巡逻盘查，但是眼看达克斯一身装束，俨然是一个老魔法师的派头，哪里有人敢上前阻拦？

即便是走到了城门口，达克斯也只是面色冷傲，只是大摇大摆地往外走。守城的军兵上前阻拦，达克斯顿时不满，怒道：“卑贱的东西，什么时候魔法师也开始要受到盘查了？难道你们亚美尼亚就是如此对待魔法师的吗？”

大陆之上，不管是任何时代，魔法师永远都是特权一族，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凡夫走卒，对魔法师都是恭敬有加，从来不会冒犯。魔法师这种群体历来都是稀少珍贵，招揽还招揽不来呢，哪里还能得罪？

即便是现在帝国内战，可任何叛乱的军区，也绝对不敢对魔法师无理。一来是魔法师历来都是实力强大，惹这样的强敌，殊为不智。二来呢，帝国内战，但是拜占庭教会却宣布不参与帝国内战。大陆上的魔法师名义上都是受魔法师工会制约，而魔法工会又是受到教会领导，既然教会宣布不参与内战，那么大陆上的大部分魔法师，就都恪守中立的立场，两不相帮；即便有少数魔法师各自投效双方，此刻也不好出面。这种时候，魔法师却成了双方都极力想招揽，即便招揽不

成，也绝不能得罪的对象了。

达克斯这么呵斥了一声，守城的军官立刻被惊动了，赶紧跑了过来，打量了达克斯几眼。看到这位魔法师的装束，又看见了对方胸口那枚奕奕生辉的魔法徽章，赶紧躬身行礼，忙不迭地下令放人，不敢丝毫阻拦。

况且达克斯一行三人，黛芬尼化装成了一个中年的女魔法学徒，而艾德琳更是化装成了一个瘸腿的汉子，走路一瘸一拐，丝毫不像是装的。

（可怜虫哭诉：本来就不是装的，好痛……）

三人终于这么无惊无险地出了城，足足走了三四里，远离了大路，走上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之后，达克斯又趴在地上听了好久，确定了后面没有追兵，才终于松了口气，笑道：“好了！我们总算是出来了！”

黛芬尼看着面前这个神秘的男人：“阁下……难道真的是魔法师？您的那枚魔法徽章好像不是假的吧！”

达克斯笑了笑：“我可不是魔法师，不过这徽章却是真的，是我借来的，还是要还的，可不能丢了。”

他随即将袍子脱了下来，笑道：“美里卡城是出来了，不过后面的路怎么走，不知道两位殿下的意思呢？”

他好像是问两位的意思，却自顾自道：“往南去奥斯吉利亚城虽然最近，但是城下正在鏖战，数十万军队混战在一起，城早已经被叛军围困，凭我们三个人，要想突破叛军大营冲进城里去……嘿嘿，我可没那种本事。至于东边西边么，都是叛军的军区领地，我想两位也没有兴趣去吧。”

“看来阁下是想往北了。”黛芬尼淡淡一笑，“我们两人也知道现在无法回帝都，既然阁下说要往北，却不知道阁下想带我们去哪里？”

“走一步看一步了。”达克斯耸耸肩膀。

艾德琳早坐在了地上，轻轻揉着肿起的脚踝，心中恼火，看着这个可恶的家伙，咬牙切齿，心中暗想：往北，往北最好！等走到了夏亚的地方，让那个土鳖一火叉劈了你这个浑蛋。哎哟，土鳖……我原来以为那个家伙就已经是天下第一凶横霸道的人了，眼前这个家伙，比他还可恶一百倍。等见到夏亚，我一定让他立刻就把这个家伙揍上一顿……

艾德琳心中正想着将来如何炮制这个可恶的家伙，达克斯已经走到了她的面前，弯腰笑道：“殿下心里此刻一定是在骂我了，是不是？”

“哼！”艾德琳扭过头去。

“那个……”达克斯摸了摸下巴，“城也出了，你们现在也安全了，这酬劳么，是不是能先支付一些出来？我知道你们身上没钱，那么……我勉强吃点儿亏，这

个长腿美女殿下，把你的腿伸过来让我摸两下……”

“无耻奸贼，受死吧！”

艾德琳挑眉怒喝，跳起来就一脚踢过去，可随即哎哟一声惨叫，弯腰坐倒在了地上。

“唉，笨女人，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脚受伤的时候就别乱踢人么。”

达克斯满脸怜悯地看了看艾德琳，然后很惋惜的样子，掉头走开。

“土鳖……土鳖……一定要让土鳖狠狠地揍这个浑蛋……”艾德琳坐在地上抱着脚，眼眶儿都红了。

“嗯？”夏亚忽然觉得全身一哆嗦，一股寒气从身后冒了上来，然后看了看左右，心中疑惑，“嗯，怎么忽然身上发寒，好像是有人背后在咒骂我？”

梅斯塔城的城墙西北角已经修缮完毕了，豁口早已经被堵上。而城墙的修补工作也大体完成，虽然城墙无法重建，但是这种修补却大大加强了城防。

就在前些天，梅斯塔城里先后举办了三场隆重的仪式。

第一场哀悼仪式，是为殉国的莫尔郡郡守克林西亚大人举办的。克林西亚大人的头颅当初被悬挂在城墙上多日，后来终于被取下后，草草地合着尸体一起下葬掩埋。

现在梅斯塔城既然光复，夏亚这个狡猾的土鳖，岂会放过这种收买人心外加鼓舞士气的大好机会？

举办了一场对克林西亚大人的哀悼仪式，亲自在克林西亚大人的坟前致礼，并将一面帝国鹰旗铺在了墓碑之上，鸣号以示哀悼。几乎全城的市民都出动了，前来围观，克林西亚大人在莫尔郡为官七年，给地方上做了不少好事。夏亚如此作为，显示出了对克林西亚足够的尊重，自然让当地的人对这位新来的将军生出了大大的好感。后面几天，夏亚在城里设置的几个征召新兵入伍的地方，报名的人数也多了不少。

夏亚征兵，也是无奈之举，虽然帝国有所谓的农兵制，但是这制度早已经名存实亡。地方的农兵根本不堪用，夏亚早已经不抱希望了。

第二场哀悼仪式，则是听说了前线的消息，曼宁格的赤雪军全歼第七兵团主力，还将俘虏全部屠杀殆尽。夏亚就在城门下举办了一场哀悼誓师大会，他请城里的一名原郡守府的官吏写了一篇痛斥奥丁人暴行的宣言，痛骂侵略者残暴无耻，号召莫尔郡的军民奋起反抗……

那个小官吏颇有点儿文才，这篇宣言写得文词华丽，慷慨激昂。

不过夏亚却是一个粗坯，其中那些深奥华丽的词句，还有那些寓意悠远的典故名句，他多半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也难怪，他一个山里长大的土鳖，能认

得字，就不错了。也怪从前老家伙教得太马虎，夏亚看过的书，也无非就是老家伙留下的那些笔记和兵书而已。

好在夏亚痛下工夫，熬了一个通宵，硬着头皮将那篇宣言硬背了下来。第二天在大会上召集全城军民，当众背诵出来，居然也没有出什么大漏子，只是中间漏背了两段，旁人也没听出来。

那场大会，群情激昂，痛斥侵略者的残暴，在下面的数千第七兵团的幸存残兵，想起自己同僚们的凄惨，当场就有不少人放声大哭。帝国中央军历来都有自己的驻地，就算是征兵，也有不少是在当地征召的。军队之中颇多一些父子兄弟亲朋好友都在同一兵团效力的现象。第七兵团被歼灭的主力，上万官兵之中，其中就有不少是这里这些幸存者的父兄亲朋……

这样的举动，顿时让第七兵团的残兵们对这位夏亚大人大生好感。

至于第三场仪式，则是一个小规模葬礼了。

至于送葬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夏亚大人的那位“好兄弟”“好朋友”“好知己”，第七兵团的少将军莱德利先生了……

莱德利那天没病死，却反而在回过气来之后，活活被夏亚吓死。旁人却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来，只以为是莱德利将军伤势太重，终于不治。

夏亚为了收拢第七兵团数千残兵的军心，给莱德利举办了一场葬礼。葬礼上他亲自主持，痛哭着追忆了自己和莱德利将军曾经真挚的友情，就连悼词都是那位撰写宣言的城中小吏操刀的，当真写的是真情满纸，闻之落泪。

说到最后，夏亚大人当众泣不成声，却反而是第七兵团的几个军官反过来劝慰这位夏亚大人不可过分悲伤，以免伤了自己的身体。

夏亚随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当众发誓：“我和莱德利情如手足！别说大家都是军中同僚，即便撇开这身虎皮！在场各位，都是莱德利的旧部！我身为莱德利的好兄弟，也不能坐视你们不管。从今天开始，莱德利大人未尽的事业，我会一肩承担。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他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他的兵，也就是我的兵！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嫡系那样对待你们！绝不分彼此！有我夏亚雷鸣一口吃的，就绝不让大家饿着！有我夏亚雷鸣的穿的，就不让大家冻着！”

这番话说出来，也让不少原本心中惶恐的第七兵团的军官心中安顿了下来，他们毕竟是客军在这里，又是败军罪将，连主心骨都没了，就怕成为无人问津的丧家犬。这位夏亚大人和咱们少将军关系那么好，看来一定会善待我们的了。

不过第七兵团里也不是没有个别脑子灵光的，隐约就从夏亚的这番话里听出了那么一丝味道来——这岂不就是赤裸裸地吞并了吗？

但是此刻自己一方人少势微，吃穿用等都是人家供给的……哪里还有叫板

的资本？

夏亚这一哭丧，就哭来了第七兵团四千残兵的投靠，虽然葬礼上哭得眼泪哗啦，心中却是暗爽无比。只是下来之后，却眼睛疼得不行，昨晚为了让自己能在葬礼上哭出来，袖子里早准备了一点辣椒水，只是今天一激动，却抹得多了，眼睛红肿，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还时不时地泪流不止。

有旁人看见了，也只以为咱们这位大人真是一个重感情的好汉子，心痛兄弟去世，居然伤心到这种地步，看来必定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大好人。

倒是夏亚的脑子里，朵拉几乎笑得连声音都变了形。从早到晚，就听见这条母龙在脑海里笑个不停，夏亚甚至怀疑，就算朵拉还活着，这么个笑法儿，只怕也早就活活笑死过去了。

“哈哈……夏亚，夏亚，你这个小子，简直是卑劣无双，无耻至极！哈哈……”

至此，夏亚的麾下，连同丹泽尔城的军队，加上这几天在城中征召的，又加上收编了第七兵团的残军，以及第六兵团的友军，目前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两万余人。

这样的兵力，已经勉强可以编成一个正规的兵团了。

手里既然有了一些资本，以土鳖的性子，自然不会再老老实实在城里了。

两万兵力，虽然和赤雪军扳手腕子还不够，但是如果是单纯防御的话，也未必就怕了曼宁格那个老小子。

何况夏亚本来就是那种无事都要生出点儿是非来的人，手里既然有了本钱，哪里还能不折腾出点动静来的道理？

他请人把格林从丹泽尔城召唤来了商议下一步的动向。

夏亚看着风尘仆仆赶来的格林，先问了问丹泽尔城的情况，然后就拉着格林悄悄地商议了起来。

“我有一个主意，曼宁格那个家伙在南边也得意得太久了，现在咱们手里有了本钱，不弄他一下，我心里实在不甘心。”

格林皱眉道：“我们这点兵力，打野战是绝对没胜机的，而且都是东拼西凑起来的军队，互相之间的配合也有问题……”

夏亚哈哈一笑：“曼宁格在南边，一时还没有察觉我们在他屁股后面已经聚集了这么多人。他们在南边抢得欢快，但是别忘了，南边还有两股地方的军区叛军存在。这些家伙明显是和奥丁人有勾结，但是我就不信他们之间是铁板一块！哼……”

格林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

夏亚凑了过去，压低声音道：“攻占梅斯塔城的时候，我杀光了奥丁战俘，一来是为了出口气，二来就是为了不让我们这里的消息走漏！而且……奥丁战俘虽然杀光了，但是我们却得到了不少奥丁人的武器，还有驯鹿两百头，我可一头都没舍得杀，都好好地养在了城外的隐秘处……这些日子，我请了内内大小姐，带了几百个人在城外树林里，苦练骑驯鹿的骑术，嘿嘿……”

格林哈哈一笑，已经明白了夏亚的用意：“你这个家伙，果然狡猾！”

夏亚哼了一声：“浑水摸鱼，周围都是敌势，我们的力量却是最弱小的，如果不把局面搅乱了，哪里有我们的生存之道？”

顿了顿，他冷笑道：“奥丁人南下侵略，心中一定贪图我们的土地财富，人心不足，得一望十，得十望百，东西得到的太容易了，就难免很容易生出新的贪念来。奥丁人现在还和那些叛军和睦相处，不过是因为双方秘密盟约罢了。但是再牢固的盟约，总不如自己手里的刀子来得硬；再坚固的盟友关系，也经不住钱财土地财富的诱惑……哼，你以为曼宁格和那些奥丁人不想多抢多占？你又以为那些叛军眼看奥丁人大军集结在自己家门口，心中不担忧？至于我们么……我们只需要提供给他们翻脸的一个契机……呵呵。”

土鳖说到这里，拍手笑道：“煽风点火，我最在行。”

说着说着，他面上虽然在笑，却忽然泪流满面。格林看得疑惑，却听见夏亚怒骂道：“妈的，这是什么该死的辣椒水，都过了一天了，眼睛还这么疼……我，老子可没想哭啊……呜呜呜……”

第一百四十八章 马贼

科西嘉军区紧邻西尔坦郡，大约在八十年前，这里从原来的帝国行政区划为了特玛军区。军区第一任总督胡安·卡罗斯，曾经是当时帝国著名的猛将，经历过两次和奥丁人的战争，功勋卓著。

而当年特玛军区制刚刚制定还没有多少年，制度还没有崩坏，帝国上下都认为这是一个抵抗奥丁人入侵的上好的策略，大肆在帝国北部分封军区。

卡罗斯将军积累功勋，被封为总督职，统领科西嘉军区。

至此之后，科西嘉郡变成了军区，就再也不复帝国皇室所有，一直过了八十年。

到当今，卡罗斯家族已经占据科西嘉军区三代，第一任军区总督胡安·卡罗斯早已经故去。当今的总督西西尼奥·卡罗斯现年四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是十年前却得了一场重病，就此身体垮了下来，卧床多年，早已经不能理事，军区里大小政务军务，都由他的两个儿子掌管。长子卡多佐掌政，次子盖亚掌兵。

原本军区总督世家，根本就是实际的军阀，自然对于兵权最是重视，这卡罗斯家族，却由次子掌兵，自然是有了夺嫡的隐患。奈何西西尼奥总督喜爱次子胜过长子，早年就把兵权交给了这个小儿子，长子也无可奈何。到了如今，早已经成了幼强长弱的势态，就算是老总督，也无法改变这样的局面了。

科西嘉军区紧邻西尔坦郡，原本西尔坦郡是第七兵团的驻地，帝国将这支中央常备兵团设置在这里。一来是防御帝国北部疆土，二来是就地监督周围特玛军区的动向。

可随着奥丁人入侵，全歼了第七兵团，占据了西尔坦郡之后，科西嘉军区自然就没有了约束，早在奥斯吉利亚开战的时候，科西嘉军区就是属于第一批发出公告响应的行列。

科西嘉军区也是“红色圆桌会议”里的中坚成员，整个科西嘉军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又接近北部产粮区，常备的兵力就有两万多，一个满编兵团的规模。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总督次子盖亚更是发布了动员令，一口气又征召了一个兵团，总兵力也达到了四万余。

原本长子卡多佐是不太乐意的，但是眼看第七兵团被奥丁人顷刻之间就歼灭掉了，奥丁人的赤雪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如此惊人。而这些凶狠的家伙，就盘踞在邻郡，数万奥丁人盘踞在家门口，也让卡罗斯家族心中颇有一些不安。毕竟虽然有暗地里的盟约，但是奥丁人天生凶狠蛮横，谁能保证这些抢红了眼睛的奥丁强盗不会贪婪之心发作，大军越过边境而来？

总督掌兵的次子盖亚还颇有几分英武的气概，极力主张陈兵边境，以防范奥丁人。但是老总督和长子却极力主张怀柔，认为这种时候不能有什么太过火的反应，反而惹怒了奥丁人，给了奥丁人借口来侵犯。

盖亚虽然不满，但是他虽然掌兵，却毕竟只是一个次子，老总督卧病多年，却还有几分影响力，也无法违逆老父的意思。

老总督和长子卡多佐在赤雪军击溃了第七兵团之后，先后派了两拨人去西尔坦郡，面见赤雪军统帅曼宁格。还送去了大批牛羊粮草，以犒劳奥丁军队的名义，试图以这样的怀柔方法来安抚住这些凶狠的奥丁强盗。

曼宁格当时刚平定西尔坦郡，虽然也贪图拜占庭人的富庶，但是雨季之中，也无力再做他图，而且双方毕竟还有盟约，也就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些厚礼。

一时间，双方紧张的气氛倒是大大缓和，颇有一番兄弟一家亲的架势。

罗罗河是一条贯穿了科西嘉军区和西尔坦郡两地的河流，上游的罗罗镇正是两个地域的边境之地。罗罗镇原本人口不多，只有不到两千的居民，靠着河畔平原的肥沃土地，农业发达。

战争爆发之后，科西嘉军区原本在和西尔坦的边境上驻扎了两个旗团，用以保持对第七兵团的压力。结果第七兵团被歼之后，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取信奥丁人，却反而把那两个旗团都抽掉了回去。

罗罗镇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地处河流上游平原，周围辐射产粮区。又是春耕结束，为了确保粮食生产不出意外，所以科西嘉军区还是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营队的兵力驻扎，同时还有一个辎重运输队就近驻扎在周边不到二十里的地方。

原本奥丁人在收受了科西嘉送来的犒劳物资之后，也放松了对两边边境的

防卫。曼宁格也还算是讲信用，约束了部族里的战士，严令不许手下人过河进入科西嘉军区，以免发生什么意外和摩擦。

近一个月下来，双方相安无事，渐渐地大家也就都松懈了，甚至还有罗罗镇里的守军每天沿着河畔巡视的时候，隔着河和对岸取水的奥丁战士挥手打招呼。更有天气晴朗的时候，双方派人蹚水过河，以物易物来进行交易。

这天晚上，却有些特殊，雨季明明已经结束了，可这天从下午开始，北边就飘来一大片乌云，天色也很快暗了下来，天气闷热潮湿。雨却一直不曾落下来，只是那云仿佛越压越低，天黑得也格外的早。

到了晚饭过后的时候，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乌云遮挡了天空的星光月色，若是在屋外，如果不点灯的话，根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驻扎在罗罗镇西头的军队驻地已经早早休息了，除了巡夜的士兵还在镇子上巡视之外，就只听见一阵阵的风从镇子里大街上贯过，吹得街道两旁一些人家的门帘子哗哗作响。

半夜的时候，守军早已经懈怠疲惫，却忽然就听见镇子东头一阵吵闹的声音，那声音远远地传来，仿佛还夹杂着金戈厮杀的动静，隐隐地还有惨呼。

很快，黑夜之中，急促的蹄声就在镇子的街道上如风一般席卷而过。镇子里的居民有被惊醒的，胆子大一些的，悄悄拉开窗户往外窥探，却看见黑夜之中，一伙人在夜幕的掩护之下，从镇子上贯穿奔驰而下。那黑暗之中，也不知道有多少数量，只觉得这些家伙的坐骑在奔跑之中蹄声沉闷，而落在眼中的影子轮廓，却又不似是马匹，那些坐骑都脑袋上生着长角。

这些人风驰电掣一般地冲进了镇子里，也不在镇子里停留，就直接朝着西边守军的驻地杀了过去。有街道走过的十来个巡夜的守军，远远地看见东西，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这伙人冲到了面前。眼看着一把把雪亮的战斧棱锤之类的重型武器扬起，就将迎面的巡逻士兵脑袋砸成稀烂。剩下的人更是在黑夜之中一冲即溃，还没有来得及转身逃命，就被蜂拥追上的骑兵践踏成了肉泥。

有巡逻士兵手里的火把落在地上，借着火光，看清这些忽然从天而降一般的骑兵，人人都骑着头生双角，遍体斑纹的雄壮驯鹿。而马上的骑者，也都是一个个魁梧雄壮，身穿短袄，手里的武器也都是战斧砍刀棱锤之类的重家伙，只有少数人身披了铁甲，大部分则都是以皮甲为防具。

这短促的厮杀声音很快就被蹄声湮没，这伙人如一片乌云一般席卷到了镇子西面的守军驻地。

这驻地实在没有什么防御的工事，只是镇子西头有一个略微高一点的坡地，驻军勉强在这里驻守，搭了一些简易的棚子。为了省事，甚至连寨墙都没有做，

只用一些辎重马车围在了周围，勉强就算作寨墙了。可想而知，一个不过区区三百人左右的营队驻地，能建出什么坚固的工事？

这伙偷袭的人冲到驻地前的时候，不少士兵还没有从棚子里跑出来，即便是守在门口的也都是明显的惊慌失措。那寨口根本没有什么大门，不过就是砍了两棵大树杆子横了过来弄了一道隔梁，驯鹿奔驰过来，骑手轻巧地操控坐骑，轻轻一跃，就跃了过去。落地的时候，驯鹿背上的骑手将斧头落下，轻轻巧巧就砍下了守门士兵的脑袋。

终于，当大队人马几乎已经半数冲进了驻地的时候，才有一阵阵呼喊从营地传了出来。

“敌袭！”

“奥丁人！奥丁人杀来了！”这短促的喊声，很快就被火光和喊杀的声音湮没……

驻地里原本还囤积了不少粮食，都是准备要在这两天就用运输队从这里送走的，三百守军大半被杀死，少数逃得了性命，就朝着四面八方逃散去了。这些趁夜偷袭的家伙也不追赶，只将守军杀溃之后，就立刻开始了搬运粮食。

这些粮食多半都已经装好了车，只要套上拉车的牲口就能行走。这数百驯鹿骑兵押着数十车粮食就开始了撤退，趁着夜幕，有人看得清楚，是朝着河边的方向而去。

罗罗镇的附近并没有科西嘉军区的大股军队，只有不到二十里的地方驻扎了一个辎重运输营。有罗罗镇溃败的士兵逃到了那里，这个运输辎重营得到了消息，哪里敢去营救，只是下令紧守了营门，惶惶一夜，直到天亮的时候，眼看奥丁人没有杀来，这才勉强放心。

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才从五十里之外的一个小城里有数百科西嘉军区的骑兵前来救援。只是来到罗罗镇的时候，军营驻地已经被捣毁，粮食搬运一空，没有来得及搬走的也都一把火烧了。

当地找了一些逃得性命的溃兵询问之后，都认定了对方是奥丁人。

骑的是驯鹿，那些战士一个个都是凶横剽悍，身材魁梧，穿戴也都是奥丁人的皮褂子皮甲，手里拿的武器也都是奥丁人惯用的重兵器，不是奥丁人还能有谁？

最重要的，夜里明明有人看见这些家伙抢劫完了之后，是朝着河畔的方向撤退的！

这一下，前来救援的军队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决定，赶紧将事情往上汇报去了。